

中篇評彈

画中秘密

秋 翁 改 編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08
2

前 記

“滕大尹鬼斷家私”這個故事，原載在“喻世明言”第十卷，為抱甕老人收在“今古奇觀”第三回。原作者的主題，僅僅說明因為兄弟之間的不和睦，使父親的一部分遺產落入外人——滕大尹之手，所謂“鷸蚌相持，使漁人得利”。旨在勸孝，欲使兄弟和睦。

我把它改編為評彈劇本，主題思想並不放在這上面；著眼於滕大尹這個人物身上，他有他的聰明機智，可也並非是不想做清官，只因在當時的社會里，做官誰不貪贓，千金放在他面前，他就變更了初衷，借口“貪贓不枉法”一語，不惜裝神弄鬼欺騙愚民，達到他的“巧取智奪”，瞞過了一時。

這樣寫，是否妥當，請大家批評。

這個評彈劇本，是新改編的，從未演出過。希望評彈藝人們排演。排演前，請先與改編者聯繫。

1957.7.30.秋翁

畫 中 秘 密

〔中篇評彈〕

第一回 分家逐弟

梅 氏：（念定場詩）

十年守寡撫遺孤，
受盡欺凌衣食無！
誰說太陽能普照，
紫荊一樹有偏枯。

（白）想我梅氏，身出貧家，只因父母雙亡，十六歲嫁與倪太守，生下一兒，年方四歲，太守身故，遺有萬貫家私，都被長房善繼掌管，將我母子視同陌路之人。我含辛茹苦，撫育孤兒善述，今年一十四歲，我已十年守寡，受盡欺凌，思想起來，好不淒涼人也！

〔表〕此人是山東省香河縣里倪守謙太守的續弦夫人梅氏三娘。倪太守的前妻吳氏，生

下一子，名叫善繼。吳氏去世，太守年已七十歲，因善繼不孝，無人奉養，續娶一個貧家女子梅氏，生下一子，名叫善述。不料善述年方四歲，太守亡故，遺下家私都被長子善繼執掌，平日刻薄成性，虐待后母，不認幼弟，逼迫二人住在后花園小屋里，只給使女一名，不顧母弟生活。梅氏忠厚善良，憑十指營生，過了整整十個年頭。如今兒子善述已十四歲，在學堂里讀了七年書本，智識漸開，懂得人情世故。

今天是三月初二日，清明節前一天。善述尚未放學回家，梅氏看天色夜下來了，挂念兒子，立在庭前等待兒子回來，看見一樹紫荊花，向着太陽的枝干上開滿了花朵，背着太陽的枝干上花朵全無，不禁觸景生悲，心中萬分感傷，呆呆地自言自語。——

梅氏：（白）唉！我的孩兒與他長兄，如同紫荊花兒一般——

（唱）同氣連枝弟與哥，
緣何一本判榮枯！
哥哥是家財萬貫稱豪富，
弟弟貧窮衣食無。
我身在富家為貧婦，

年輕守寡泪珠多！
为爱嬌兒心甘願，
粗衣淡飯自張羅，
但望我兒能自立，
何須衣食靠哥哥。
願在苦中求鍛煉，
怕只怕我兒難向苦中過。
引起為娘心愁悶，
双眉緊鎖手頻搓，
都只为來日方長喚奈何！
梅娘正在添煩惱，
忽听得門外兒郎在远处呼。

倪善述：母親，娘啊！孩兒放学回來了。

梅氏：（表）梅氏立在階沿上，远远望見兒子善述背了書包走來，迎上前去喚他。（白）我的兒啊！為娘等待多時，緣何到此刻才回來呀？

倪善述：（表）善述扑在娘怀里，娘扶了他的手臂，二人回進小客堂間。（白）娘啊！兒在溫書，回來得遲了。兒听先生言講，明日清明佳節，放学一天。

梅氏：是啊！明日還須上爹爹的坟墓，祭掃一番，以尽孝心。

倪善述：不知大哥去也不去？

梅氏：（表）梅氏听得兒子提起善繼，心里如針刺一般。（白）兒啊！休要問他，自有为娘陪你前去。

倪善述：（表）善述放下書包，心里不快活。（白）娘啊！孩兒不去，只因人家都有哥哥弟弟，我的哥哥緣何不肯認我弟弟？同学都在笑我……

梅氏：同学笑你什么？

倪善述：笑我不是爹爹親生的，是娘親花轎中帶來的。

梅氏：啊呀！哪里說起！

倪善述：他們又道我是一个……

梅氏：一个……什么？說呀……

倪善述：一个拖來的……油瓶！

梅氏：呀啐！此言怎講？（表）梅氏心里一震，只能听孩子講下去。天真的小孩子，怎懂得說話輕重，他把別人的傳言，一五一十說給娘听。

倪善述：娘啊！同学說的是——

（唱）你大哥是个富家翁，
哪有嫡親兄弟住西东，
佳節新年都不問，

無衣無食不通融。
哥哥是个官家子，
你弟弟宛如小牧童。
人家手足多親愛，
你們兄弟馬牛風。
定然你不是倪家种，
拖一个油瓶騙老公。

(白) 啊呀！娘啊！

孩兒听，怒滿胸；
無言回答面通紅；
請娘細講我來踪！

(白) 娘啊！孩兒是不是爹爹生的？

梅 氏：(表) 梅氏听了，又是气，又是恨；气的是十年來受尽長房善繼的冷淡与压迫，根本沒有后母和弟弟在他眼睛里；恨的是当初自己不該嫁与太守，老夫少妻，終少家庭幸福，就是养了兒子，人家不信是他親生。十年來悶在心里的痛苦，向誰訴說？如今兒子大了，他受人譏笑，叫我如何消除他的疑慮呢？姑且略講一二給兒子听听吧！(白) 我兒休信胡言乱語，你是老太守的親生骨肉，与善繼同父異母兄弟，都是倪家后嗣。都因善繼不孝，冷淡母弟，

是他的不是！我兒還年幼，休要與他計較。

倪善述：唔！他既然是我的哥哥，如何不講道理？待孩兒去問他。

梅氏：（表）梅氏心里想：善繼狼心狗肺，你小小孩兒如何爭得過他。所以忙加阻攔，雙手亂搖。（白）呀！休要與他爭論，他不是善良之輩，心狠手辣！兒待成年之後，方能與他評理。

倪善述：（表）善述臉上生氣，低頭不語。

梅氏：（表）梅氏又問兒子：（白）明日上墳，兒去也不去？

倪善述：（表）善述撩起身上破旧的衣衫來。（白）孩兒身穿破旧衣衫，怎生出門，不去上墳！

梅氏：（表）梅氏看他穿的藍布衫褲，有了幾個洞，的確見不得人。（白）兒呀！待為娘把我身上這件布衫改給你穿可好？

倪善述：（表）善述連連搖頭：（白）不要，不要！倘改給孩兒，娘親沒有穿了。

梅氏：不妨事的，為娘另有短衫，破旧些兒無人講話。

（表）善述執意不要。梅氏自往房中脫下布衫改制。善述在中間呆呆思想：我既與善

繼同一父親的兄弟，難道全沒手足之情，待我瞞了母親去見哥哥，向他討疋布兒，倘也使得。因此便悄悄地出門，从后花園逕往正屋里來，要見他哥哥善繼。

倪善繼年四十歲，正在外帳房間吩咐家人准备祭菜紙錢，轎馬船只，待明日清晨往东庄祭扫祖墓，乘便游春。

倪善繼：（干板）合罕！想我倪善繼：

香河縣里首富，

倪氏門中老大，

太守紳襟門第，

啥人敢來碰我？

靠托祖宗鴻福，

銅鈿銀子頂多，

明朝清明佳節，

要去上坟祭祖，

端正轎馬祭菜，

全家男女上路，

瞞过梅氏母子，

只怪他們命苦，

啥人通風報訊，

要打廿記屁股！

倪 福：（表）僮兒倪福踏進帳房間來通報。（白）稟

大爺！二少爺來了。

倪善繼：啥人叫二少爺？

倪 福：花園里小奶奶養的二少爺。

倪善繼：哈！啥人去叫來的呀？

倪 福：自家跑來的。

倪善繼：叫他進來見我。

倪 福：是！曉得！

〔表〕倪福喊一聲：進來！善述踏進帳房間，見了善繼，象見老師一般，很有禮貌，作揖請安。

倪善述：〔白〕大哥在上，小弟見大哥有礼了！

倪善繼：〔表〕善繼坐得四平八穩，一動也不動。

〔白〕呀！啥人是你的大哥！我問你，啥人叫你來的啊？

倪善述：小弟自己來見你大哥。

倪善繼：見我有啥正經？

倪善述：只因明日清明，小弟理應跟隨大哥去上爹爹的墳墓。

倪善繼：不用你去得。

倪善述：不用我去，我同母親去。只是還有話講……

倪善繼：有話快講。

倪善述：小弟衣衫破舊，來向大哥要疋藍布，好叫

母親縫制。

倪善繼：你有你的娘啊，問我則甚。

倪善述：娘親沒有布疋，來問大哥，不錯的呵。

倪善繼：誰与你称兄道弟！

倪善述：啊呀！大哥！我的娘親虽然不是养你的娘親；你的父親也就是养我的父親，同是一个爹爹生下的兒子，怎說不該称兄道弟？此話怎講？

倪善繼：（表）善繼听得暗暗好笑，自覺無話回答。只能強詞奪理，面孔一板。（白）小孩子休來胡鬧，你懂得些什么！你們娘兒倆的事情，自从爹爹故世，我早就不管帳，你今日忽來胡鬧，可是你的娘叫你來的？

倪善述：（表）善述照實而道。（白）不是娘親叫我來的，我瞞了娘親來見大哥，不敢与大哥胡鬧，只問大哥討疋布兒！

倪善繼：（表）善繼面孔鐵青，蠻不講理。（白）沒有布疋！你这孩子好不懂事，想我早就劝你的娘改嫁，你的娘不肯听話，如今死賴在这里，沒有衣穿，与我什么相干！

倪善述：（表）善述年紀虽然只有十四歲，智識已开，他听不入耳，責問善繼。（白）大哥此

言錯矣！

(唱) 哪有孩兒強迫娘親嫁，
何況太守夫人去再嫁人！
我是爹爹親嫡血，
与你大哥同父異母生；
万事應看手足情。
我想倪家不是窮門戶，
富有家財萬貫稱，
良田美屋多氣概，
婢仆書僮數十人，
箱中滿貯珍和寶，
米谷堆陳又積新。
你為甚多嫌我母與子，
忘怀了手足棄娘親！
我只為貧窮無衣着，
向大哥索討也該應；
因為你是掌管家財作主人！

倪善繼：(表) 善繼聽他說出“掌管家財”四個字，象利刀刺他心一般，臉上熱辣辣地火升了起來。因為善繼的逼迫后母再嫁，不承認小兄弟善述，目的都是為了意圖吞沒全部家財！如今听得善述說出家財由他掌管，覺得問題大了。心里“勃突”一

跳，怒气冲冲的对善述追問根由：（白）啊呀！你这个畜牲！今日究竟为了討一疋布來的，还是爭什么家產來的？

倪善述：（表）天真的孩子，是心里要說什麼，口中便說什麼，坦白的講：（白）小弟今日只要大哥給一疋布兒，若說爹爹傳下的家產，等待將來分析便是。

倪善繼：（表）善繼心里想：你原來为了分析家產，討一疋布，不过是借脚上階沿！那還了得，我非要重重的斥罵他一頓不可。（白）嘿！你这野种畜牲！敢于到我面前來胡鬧！你要曉得——

（唱）我縱有家財千万貫，
你娘兒休想半毫分！
只因老父臨終言囑咐，
有文書親筆寫分明。
我不認你娘兒人兩個，
你提起了分家我火直噴！

（冷笑）嘿！嘿！嘿！你可知道：
一兩黃金要四兩福，
橫財不付你命窮人！
你休做那春天白日夢，
弄得一双母子沒存身。

(白) 休得妄想，替我滾！滾遠點！圖個眼前清爽。

倪善述：(表) 善述只气得眼前漆黑，心里想：天下世界上哪有这样不講理性的人，何况是同一个父親的弟兄。当时他定一定神反駁善繼：(白) 啊呀，大哥！想老爹爹有什么文書，小弟沒有見過，家私分析不分析，暫時莫談。就是小弟得罪兄長，受兄長訓斥，也是应当的；不过你罵我“野种”，令我痛心！你非但侮辱了母親；还侮辱了泉下的父親！即使有外人罵我“野种”，你大哥听了有何面目做人呀？

倪善繼：(表) 善繼听了毫無羞耻，一味的蠻橫強辯：(白) 嘿！你小小年紀，哪里知曉是我的老爹爹所生。因为你不是倪家子孙，所以我叫你“野种”！你待怎样？

倪善述：(表) 善述畢竟有些孩子气。(白) 不对！我母親說是你的父親所生，我母親分明是你父親的續弦夫人，你怎生不承認我倪家的子孙呢？奇呀！

倪善繼：你这孩子好不懂事，还不替我滾出去！

倪善述：你好不講理，枉为是个大人！

倪善繼：我关照你，以后不准提家私兩個字！再

提，打歪你的嘴巴。

倪善述：家私我也有分，要提就提，你管得我，我告訴娘去。

倪善繼：(表)善繼怒从心上起，惡向胆邊生，掄起拳頭對准善述額角上一連鑿了好幾個暴栗子。善述疼痛得眼前金蠅亂飛，捧了臉兒哭哭啼啼回轉后花園小屋里來。

梅氏：(表)再說梅氏，在房內縫衣，見天色暗將下來，命梅香煮夜飯，自己也就走到外間，不見了善述，忙向花園里尋去。跑不多遠，瞥見善述捧了臉，嗚嗚啼哭，一路走近身來。梅氏大吃一驚，扶了他回轉小屋，踏進外間，連忙問他：(白)呀！我的兒，緣何啼哭？誰人欺侮于你？說給為娘知道。

倪善述：(表)善述心里想：自己瞞了娘去向大哥討布，本待不說實情，只因受了責打，額上伤痕難以隱瞞；何況娘親平日對自己愛如珍寶，倘見了伤痕，知是受大哥責打，定然不依，代我去責問大哥，可以翻本出氣。因此實言回答：(白)嗟！嗟！嗟！大哥打我。

梅氏：(表)梅氏又猛吃一驚。(白)啊！是他打了

你……他為何要打你？

倪善述：（表）善述只是啼哭，說不出話來。

梅氏：可是你去向他理論，他就責打于你，你說！你說！

倪善述：（表）善述想：我娘見了伤痕，定然心疼，斥罵大哥狠毒。（白）是呀！娘！你看我額上被他打得這等樣子，兒疼痛難熬！

梅氏：（表）梅氏只看了一眼，推开兒子，指着他斥罵：（白）啊呀！你這孩子，不聽為娘的話，去惹禍招非，與他斗口，自討苦吃，要你這樣，有誰來疼你！

倪善述：（表）善述听了，惊出意外，心里想：母親也不憐惜我，我受的痛苦，冤屈難申！益發伤心起來，頓時放聲大哭：噯！噯！噯！我的娘啊！

梅氏：（表）梅氏因為平日懼怕善繼，不欲兒子惹禍招殃，所以口中如此說法；心里疼痛如割，她免不得將兒子拖向懷中，坐下椅子上驗看他額上伤痕，青與紫的象一串葡萄。即忙撈起藍青布裙來按在傷處，輕輕替他撫摩。她是一陣心酸，流下泪珠，滴在兒子頭髮上，母與子的泪水流成了一片。同时又安慰兒子：（白）兒啊！可

是你的哥哥不好惹的，方信为娘囑咐
你的言語。今后必須牢牢謹記，免受痛
苦。

倪善述：娘！說得是。

梅氏：兒痛也不痛？

倪善述：好些了。

〔表〕善述夜飯也吃不下，要睡了。梅氏扶
他進房，代他脫掉衣服，他就上床拥被而臥。
梅氏点了灯火坐在床沿上陪他，手里还在做
針綫、縫衣服。善述躺下了，把对付善繼的話
一五一十背給娘听，只把“野种”兩字瞞着不
說，怕娘听了伤心。善述沒有講完，便睡熟了。
梅氏独对孤灯，呆呆思忖，泪珠滴滿了胸怀。

梅氏：唉！想我是——

（唱）今生唯有此根芽，
形影相随我与他。
兒在襁褓之中遭不幸，
他哥哥冷言冷語惡声加。

（白）只为我养这孩兒，太守年已七十歲，
因此善繼与親族人等不信是太守親生，
使我含冤莫白！可笑世人是：

（接唱）目光如豆無情理，
識見宛同井底蛙。